歷史與空間

■馬承鈞

從可可西里到鼓浪嶼

7月8日，波蘭克拉科夫古城第41屆世界遺產大會傳來佳音：隨着主席雅采克·普爾赫拉一錘敲下，中國申報的自然遺產「可可西里」和文化遺產「鼓浪嶼」雙雙成功入選，成為我國第52項世界遺產，中國也躋身世界遺產最多國家行列。

去年7月，筆者曾隨團去夢寐以求的神秘無人區——總面積450萬公頃的可可西里觀光。其規模之恢弘和景色之瑰麗令人驚歎。難怪各國審議專家齊讚可可西里完全達到自然遺產標準，其完整性、真實性和保護管理體系均屬一流。此次入選將開啟可可西里嶄新一頁。據悉青海省將以此為契機，五年內建成包括可可西里和星星海、扎陵湖和鄂陵湖在內的三江源國家公園，總面積達12.31萬平方公里。

在可可西里，筆者目睹十幾隻國家一級保護動物——藏羚羊悠然自得地站在路邊向遊客張望，形態清純可愛。可可西里位於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西部，是全球原生態環境保存最好的地方之一，也是我國建成面積最大、海拔最高、野生動物資源最豐富的自然保護區。除藏羚羊外，還有野犛牛、藏野驢、藏原羚等珍稀野生動物及大量珍稀植物。

我們還在景區觀看了陸川執導的電影《可可西里》。該片記錄了可可西里百萬隻珍貴藏羚羊的生死境遇。上世紀八十年代因為莎圖什披肩在歐美持續暢銷，其原料藏羚羊絨價格暴漲，導致盜獵分子紛紛闖入可可西里，數百萬藏羚羊慘遭殺戮。1993年，周邊的藏民與漢人在索南達傑率領下，組成一支「野犛牛隊」，五年間與盜獵者進行無數次驚心動魄浴血奮戰，隊長索南達傑和繼任隊長先後壯烈犧牲。

如今，盜獵行為雖已絕跡，但申遺的成功並不意味我們工作已經全勝。《世界遺產公約》定有一攬子保護目標，入選「世遺」後一旦遭受新的破壞，就會被「警告」乃至「摘牌」。2009年德國德累斯頓的「易北河谷」就被世遺組織除名，起因是新修的跨河大橋破壞了當地人文景觀。再往前，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護區在成功申遺五年後也因「保護不善」被摘帽。

本屆世遺大會將「鼓浪嶼」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也是實至名歸。福建省政府在本屆大會上鄭重承諾，將繼續遵循《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確保這一人類共同的珍貴文化遺產不受傷害。從大西北的可可西里到東南沿海的鼓浪嶼，完全是另一種風情了！

近年我曾兩度光顧鼓浪嶼。作為廈門最大的衛星島，鼓浪嶼與廈門只隔一條數百米寬的鷺江，輪渡五六分鐘即到。這裡四季如春，鳥語花香，絕無車馬喧囂，素有「海上花園」之譽。南宋時期，它名曰「五龍嶼」；明代時，因海灘上有塊巨大礁石，中有空洞，漲潮時浪擊礁石，聲如擂鼓，「鼓浪嶼」因此得名。島上峭壁、幽谷、峻峰、礁石比比皆是，花樹茂盛，綠植覆蓋率超40%，各種喬木、灌木、藤木和地被植物多達90餘科上千種，真是秀色可餐的人間天堂，1.9平方公里的鼓浪嶼常住居民兩萬，外地客遠超出本地人。筆者在一幢歐陸風格的民俗住下，好好體驗一把鷺島的精緻與愜意。鼓浪嶼先後榮膺國家5A級旅遊景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國最美五大城區」等殊榮。最負盛名者乃是日光岩、皓月園、毓園、菽莊花園和鋼琴博物館、鄭成功紀念館、海底世界、天然海濱浴場、海天堂構等景點。比起洛陽、鄭州、開封等中原古城來，廈門建城史僅600餘年，所以唐詩宋詞中難尋鼓浪嶼蹤影。

鼓浪嶼入選世遺一大主因，它是著名的國際歷史社區。我用兩天時間瀏覽了鼓浪嶼。島上現存1,000餘處中西風格的歷史建築和園林景觀，既有飛簷翹角的中國廟宇，也有十九世紀西洋、東洋及南洋式建築，古希臘式三大柱、羅馬式圓柱、哥特式尖頂、巴洛克式浮雕、伊斯蘭式圓頂和各式門樓、陽台、鉤欄、突拱窗、壁爐等等，異彩紛呈、華美多姿，可謂古典與時尚輝映、西洋與國粹齊飛，難怪它被譽為「萬國建築博覽館」。毋寧說，鼓浪嶼是中國早期現代化一個標誌，也凸顯廈門人海納百川、聯通世界的包容。

漫步鷺島，不時可聞清脆的鋼琴聲、悠揚的提琴聲、輕快的吉他聲和優美的歌聲。鼓浪嶼鋼琴擁有密度全國之冠，獨享「鋼琴島」、「音樂之鄉」和「音樂家搖籃」之譽。在海浪伴奏下，優美的琴聲格外動聽。環境造賢才，地靈育俊傑，鼓浪嶼哺育出著名鋼琴家殷承宗、許斐平，也養育了大作家林語堂、名醫林巧稚、體育教育家馬約翰、漢語拼音首倡者盧戇章、愛國僑領林文慶、工商奇才林爾嘉、詩人舒婷等才俊。

我對台灣富紳林爾嘉的菽莊花園印象深刻，這片園林建於1913年，以林爾嘉的字「叔臧」諧音命名。園內眉壽堂、壬秋閣、真率亭、四十四橋、十二洞天等極具亮點。1923年建的壬秋閣，水榭樓閣、美輪美奐。「壬秋閣」一名取自大文豪蘇軾名篇《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句，三字氣韻悠長，取自蘇東坡書法，堪稱造園藝術與人文美學的聯姻。

■鼓浪嶼林語堂故居。 作者提供

我走近漳州路44號的林語堂故居。這座有150多年歷史的英式別墅，有長長石階，拱券迴廊，樓上欄杆纖麗而簡約。花圃掩映着魚池，園裡種有龍眼、古榕、玉蘭，濃蔭婆娑、滿園春色。林語堂稱此地是他「與西洋初次接觸」之處。1905年，十歲的林語堂進鼓浪嶼養元小學，13歲小學畢業進尋源書院。他在此迷上西方音樂和如茵草坪，也開啟他「腳踏中西文化」的寫作生涯。島上的「協和禮拜堂」，是他與廖翠鳳舉行婚禮的殿堂。到廈門大學執教後，他仍常偕妻女來此小住。

鼓浪嶼也吸引大批名人。1926年，魯迅甫到廈門大學，就函告情侶許廣平，說鼓浪嶼「就在學校對面，坐舢舨一二十分鐘可到」，想必迅翁是遊過鷺島的。1930年秋，巴金首次光顧鼓浪嶼便與它結緣，稱它是「永不忘懷的南國夢」，成名後巴金仍多次赴鼓浪嶼小住，「沉醉於人性的溫馨夢幻，吸納容易變得年輕的空氣」。

我稱羨鼓浪嶼的「慢生活」，人們過得很悠閒。各種格調的小店極具浪漫色彩，走進一條深深小巷，便會被一種情致吸引。這裡終年藍天白雲、碧水流淌、百花爭艷，夏季更是下海戲水良辰。但見大批中外遊客，在藍色大海暢遊嬉戲，海灘上人們在五顏六色遮陽傘下享受日光浴，一派「人海合一」和諧景象。

鷺島之夜特別幽美，我一路欣賞美景，不覺來到鋼琴造型的碼頭前，覆鼎岩上著名的鄭成功雕像，在流金溢彩霓虹燈映照下，尤顯莊嚴輝煌。激光射線橫跨鷺江上空，令人眼花繚亂。從島上遠眺東邊，便是寶島台灣。西望，廈門中山路的燈火和樓宇歷歷在目，形成迷人的海島、夜空、港城「三維空間」，令人看不夠、賞不完！臨別，我給旅舍留下一首小詩：

海上花園鼓浪嶼，
小築琴音皆成趣。
萬國風情今猶在，
享譽世界名不虛！

字裡行間

■黃仲鳴

晨風中憶漁翁

有學生寫畢業論文，決定研究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文社運動。我聽了大笑，道：「你真有眼不識泰山也，坐在你面前就是當年文社中人。」

學生聽了也大笑：「此我亦早知矣，那才問道於你。」乖乖。

過幾天，我翻出一張舊刊，曰《晨風藝圃》，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日創刊號，報頭為徐速所題。示之學生，他大喜過望，我指着第一版以本社名義所寫的創刊詞：〈木棉花·流水·春〉說：「這是我寫的。」時當少年，喜舞文弄墨，胸懷大志，惟今觀之，盡是傷春悲秋無疾呻吟口號式文字，讀之可笑。

《晨風藝圃》為晨風文社的機關刊物。猶憶當年，小學畢業後，即出來社會闖蕩，於紅磡樂都戲院美術室學寫美術字。

一日，忽有一瘦削青年摸至，要尋本人也。

此人姓陳，有筆名曰漁翁。此君文章在報上學生園地、青年園地常見之，聞名久矣；當然，那時本人創作力旺盛，發表文章亦多；他透過報刊編者告之地址，特走來找我參加文社也。文社名稱早已定了，叫「晨風」，社員只有他和女友兩人，俱是台山人，加上我這個同鄉，成台山人文社焉。

不久，會務發展迅速，已有十餘人，其中一人乃水禾田，美術、影相俱不俗。《晨風藝圃》的編輯工作，即落在他肩上，不錯。

但那篇〈木棉花·流水·春〉卻是幼稚不堪，觀點更為可笑，且看：

「回憶以往，當五四運動打到孔家店後，新文學也曾經出了很多叱咤風雲的人物；但在後一輩裡，傑出的人才是少了，有的是『三毫子小說』的作者，有的是神怪『武俠小說』的作者，他們把文藝看輕了，而文藝也被他們所玷污了。況且文藝的書商也置道德於罔聞。試問在沉淪的社會中，文藝竟然也沉淪了，朋友，這是一件何等痛心的事啊！」

我在寫這些「文學道德八股」時，亂呼口號，私下卻猛看武俠小說、豔情小說、三毫子小說。

一副偽善的臉孔，但沒有法子，文社中人個個都是義憤填膺，都要挽救沉淪的文學，一副義無反顧的樣子，想來真是可笑！

然而，社會真的沉淪了？文學也沉淪了？所以，我們要做那外號叫「英雄樹」的木棉花。

不久，我即少理會務，蓋生活逼人，搵食第一也，無形中即是退了會。

晨風文社後來搞得風風火火，社員眾多，出刊物，搞講座，名氣甚響；我雖是003號，曾是骨幹分子，但與我無關了。

而001號的陳漁翁，與其他社員鬧得很不愉快，也退會了。002號即他的女友，也和他分了手，不知所終。

漁翁失戀後，人變得憤世，職業頻變。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任職報館，他來求助，我允介紹入職報行，相約翌日面試，但他爽約了。其後尋之不獲，自此人間蒸發，不知何去。

偶想起與他共同耕耘藝圃的日子，午夜夢迴，竟十分懷念起來。

■此藝圃人間料難尋。 作者提供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契弟·契爺·契家婆·溫心老契

乾兄：我阿媽係你「契媽」，我大過你，所以我係你「契哥」，你係我「契弟」。
乾弟：講埋啲咁嘢，你「正契弟」！
【乾兄：我娘是你「契媽」，我年紀比你大，所以我是你「契哥」，你是我「契弟」。
乾弟：竟然說這些，你「正契弟」！】
乾兄：Sorry囉，咁叫「契細佬」嘞！
乾弟：咁就差唔多，一場「老契」都唔係咁搵笨㗎！
【乾兄：對不起囉，那叫「契細佬」罷！
乾弟：那就差不多，「老契」一場都不是這樣佔便宜的啊！】

創刊於1990年3月15日，曾叱吒一時的《壹週刊》，因敵不過長期大幅虧損而於2017年7月17日宣佈易手。其所屬集團的主席黎智英於2013年6月28日出席電台節目時對集團及旗下刊物賣盤的傳言「實牙實齒」（實打實）地作出了否定，並宣稱：「賣咗我一世變『契弟』。」因而如今引來員工及各界人士的非議。當中提到的「契弟」，如所周知，不是什麼好東西；追本溯源，要從民間「上契」的習俗說起。

所謂「上契」，類似「結拜」、「結義」，是指兩個或以上沒有血緣的人以一種虛擬的親屬方式來連結彼此的關係。這種關係俗稱「老契」，可以是長輩和幼輩，也可以是同輩。拜認的母親叫「乾媽/乾娘」，父親叫「乾爹」，俗稱「契媽」、「契爺」；拜認的兒子、女兒俗稱「契仔」、「契女」。至於拜認的母親/父親的親生子女與拜認的，他們會以「契兄弟」、「契兄妹」等相稱。「上契」本來是一種正常的人際關係，可有些人假借這個名義與他人結下一些有違道德的關係。尤其當兩者身份和年齡懸殊，即便不涉該種行為，也難免惹人竊竊私語，說什麼「契爺契上床」、「契仔契上床」等等。

廣東人叫已婚男人的情婦做「契家婆」（今多叫「小三」）；已婚女人的情夫做「契家佬」。兩者也以「老契」作簡稱，有時也稱「契勾」，其中「勾」帶勾引的成分。

值得一提的是，千萬別稱「乾弟」做「契弟」，因「契弟」含極大貶意，廣東人會叫兩個有同性戀關係的男性做「契兄弟」，箇中由來有如下說法：

話說廣州有條「光雅里」（現座落於廣州荔灣區），街內殯儀服務成行成市，當時每家長生店都僱用幾名「哭郎」——職業孝子，以增加甚至營造喪禮上的哀愁氣氛。所僱用者均為「青靚白淨」（俊俏）的年青窮小子。就是這個原故，「哭郎」竟成了「有心人」的獵物，進一步更成為他們的洩慾工具。大富人家的公子哥兒以及妻妾為了掩飾此等曖昧關係，出賣色相的「哭郎」都被認作「乾弟/契弟」。自此，「契弟」這個同性戀者的代詞不脛而走。

由於，「光雅里」含有該種「成分」，遂成為「男妓」的聚腳點，於是乎「撞口撞面」（碰面）都是「契弟」，有人便謔稱：

光雅里出世嘅人——正契弟

而「正契弟」亦成為廣東「詈語」（詈音利）的極致。「『正』是一名『契弟』」就是說該人是「正宗契弟」，稱得上此號多能滿足以下一個或多個條件——衰格、賤格、下流、卑鄙、無恥、小人、壞人、縮骨、算死草、好篤背脊、見高拜見低踩。被罵的人與「衰神（瘟神）」、「賤種」無異。可如雙方稔熟，互稱「契弟」則無妨。也由於「真假哭郎」充斥，是「盲」的經過才看不到，於是又多了個歇後語：

盲公過光雅里——冇眼睇你班契弟

「看不到」就是「冇眼睇」；「契弟」在這裡則指那些很不像樣、不成器的人。「冇眼睇你班契弟」指某人對某群人的表現極度失望，但又改變不了現狀，在心生感觸下發出此慨歎之言。

其實，「契弟」被賦予這個貶義，非源自「光雅里」。此詞最早出現於《紅樓夢》，敘述如下：

「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來上學讀書……卻不曾有一些兒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

當中提到有人的入學目的無非是想結識一些「契弟」以滿足其「龍陽之好」（指男同性戀）。

舊時妓寨中的接客姑娘叫「阿姑」，客人也叫「老契」。「老契」中有種叫「溫心老契」，大多是在「阿姑」身上花費不少的客人，但也有是自己心儀的，據說可免費成為「入幕之賓」。

就「契哥契妹」而言，其關係近年有着多種詮釋——男女二人經常在社交場合出現，為免人家誤以為情侶，通常都會以「契兄妹」身份相稱；男方對女方有心，女方則對男方無意，為免傷害對方或讓他在朋友面前丟臉，遂宣稱對方是「契哥」，這個稱謂變相成了一種向對方表示雙方只能存在兄妹之情，絕無可能在愛情上有任何發展，意味着對方必須打消這個念頭；男方力追女方不果，但又想保留一絲希望，遂以「契哥」自居，惟望對方有朝回心轉意。當然當中部分存在曖昧關係，用此稱謂只是掩人耳目罷了。

話說回來，形勢如前述般急轉直下，推翻前言是可以理解的，可出爾反爾又實在令人不齒。或許黎先生最終認為以下才是「王道」：

契弟走得摩。

「摩」用以形容人行事慢吞吞、懶散拖延。本字是「磨」，只是讀時變調。全句的意思是「不速逃才是『契弟』」。然而，我們中國人最講「情義」，所以在作出「商業決定」時，還是要納入「人情」和「道義」這兩個元素！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絲路詩絮

■拉希德·阿利莫夫（塔吉克斯坦） 黃玫 譯

難耐……

……

他們難受，很難受，連呼吸都感覺到困難。

香港政府為這些吸煙客創造了這難以忍受的條件，被趕到一間三米見方的小房子裡，只能一個人緊挨着一個人站着，呼吸彼此呼吸出來的煙氣。因為空間狹小，他們不論是男是女，都被投放進這一間逼仄的小籠子裡。在這裡，男人和女人，權利達到了空前平等。

其他沒有封閉的空間都有空調，這裡卻沒有。因此，房間裡的溫度大大高於體溫。而這裡有太多「火熱的身體」，他們又讓彼此迅速升溫，房間裡高溫難耐。不僅如此，這裡還悶得讓人透不過氣來，而他們依然義無反顧地……吸着煙，猛吸着煙。

他們相互緊靠在一起，每個人都試圖吸入那一點殘餘的空氣。有時，屋內所有的人同時吸氣和呼氣，似乎就會有體質孱弱的人由於缺氧而倒地。在這昏暗的吸煙室中，他們緊密團結，結為一體，面臨同樣的抉擇：要健康，還是要煙魔。這些人完全清醒地選擇了第二種，即抽，抽，抽，他們似乎篤信自己吸入的是玉液瓊漿。縱使倒地的人被挪出去，也會不斷有起飛前想再過過煙癮的人取而代之。

猶如置身德國法西斯集中營的毒氣室。唯一的區別在於，毒氣室裡抬出來的是沒有呼吸的軀體，被直接送進焚屍爐；而從吸煙室裡被抬出來，還有機會繼續活下去。

他們難受，很難受。他們詛咒民主及其始作俑者，卻完全服從法律。在法律面前，他們是順民，因為儘管他們內心對法律十分抵觸，卻又不得不遵守，在世界上最大、最舒適的機場這間充滿尼古丁的小房間裡噴雲吐霧。

他們能夠在航班起飛前飽吸個夠，而且重視自己自由選擇是要癌症，還是要健康的權利。這是民主的又一體現，這叫人怎麼能不愛香港呢？

豆棚閒話

■龔敏迪

旅途「得一」

從廬山一路東張西望，無意間又到了南陽桃花源故地重遊。陶淵明桃花源與老子的小國寡民不同之處，是與世隔絕和雖雞犬之聲相聞，但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兩者的共同之處卻都在於人類返璞歸真的追求，陶淵明作為這一理想的身體力行者，給後人留下了經久不息的魅力。

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等到萬物生成，就像純淨的源頭涓滴之水變成了大江大河，其藏汙納垢泥沙俱下，在很多方面與道之始生時本源的「一」已經相去甚遠，甚至走到了反面。於是杜絕汙水排放和水土保持的必要性就彰顯出來了。小國寡民思想和桃花源之偉大，正在於批判現實，樂於從事回歸本源的矯枉性質。五柳先生也明白，他憧憬的無懷氏、葛天氏時代已經無法回歸，但正如錢理群評論魯迅的「不接受收編，也不收編我們」一樣，保持一份赤子之心的誠心獨立本真，仍然是人存在的價值所在。

經濟史學家胡寄窗認為老子「忘記了在『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原始『樂園』中，並沒有甘食美服，也沒有代他們生產甘食美服的被剝削的人。」可是並非剝削者享受的才算甘食美服，窮鄉僻壤的普通人家吃個雞蛋也稀鬆平常，道光皇帝卻因吃一個雞蛋，要花費三十兩銀子而覺得奢侈。也並非「小國寡民是針對當時的廣土眾民政策而發的。他們認為廣土眾民政策是一切禍患的根源」。老子也說：「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個總體的「一」分配到萬事萬物，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他並沒有反對廣土眾民下的侯王統治，侯王治理其封國之民，而給大多數人帶來巨大禍患的根源，在於權力過於集中，私利爭奪的不正。所以「鄰邦相望」的封國不宜太大，封國與封國之間，仍然是廣土眾民下具有相當獨立性的具體單位之間的關係。因此小國寡民可以雞犬之聲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便於「以其言下之」，「以百姓心為心」，使之安居樂業地個性化的發展。

在比較簡單知足的心靈狀態下，「聖人執一為天下式」，時刻關注的是落實到個體身上的那一份來自生命源頭的純淨本質，也就是道與德的力量。老子反對的只是不可能「為天下正」的過度集權扼制了道所生的「一」，也就是扼制了本源上被賦予個體的完整生命力，和他們本性中具備多維發展的可能性。這也是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聞之以為惡語而要去洗耳的原因。巢父看出了他在享受功成弗居的內心快樂，但「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林語堂說：「我們越是信仰我們是合理的，便越發變得偏狹。」發自內心的自然自覺行為，已經在過程中實現了生命的價值，沒有必要再當一回事了。正如清嘉慶時的才女舒白香所說：「閒暇之時間如室中之空隙」，因此「時間之所以寶貴，乃在時間不被利用」，正如此回無目的的遊走，因為有空間而意外收穫了如許思緒，與道融合的巔峰「得一」體驗，需要出入往返於天地之間「坐忘」的天淡雲清之情懷。

一路遊走，一路讀舒白香的《遊山日記》。與其說這本書寫的是遊山，不如說是寫了在廬山避暑的清苦山居生活。但茹苦如甘，受窘反樂，處處透露一種坦然的親切，令淡泊名利者神往心馳。錢理群對她的評價是，「隨心所欲地讀，隨心所欲地寫，流於所想流，止於所想止」。雲霧中可以雲醉，菜竭時，蕎麥葉、南瓜葉都可以品出至味，而且「頌不容口，謂『苟非入山既深，又斷蔬經旬，豈能識此種風味。』」我想，這就是外出遊走的「得一」吧，也是與那些塞滿了周密計劃，目的明確的旅遊相比較，更顯得雋永有滋味的原因所在。